



图2 《五百罗汉》局部 日本大德寺藏

图3 玉绦环  
金华金东区曹宅镇郑刚中墓出土

← (上接4版)

《图画见闻志》卷一《论衣冠异制》：“晋处士冯翼，衣布大袖，周缘以皂，下加襴，前系二长带，隋唐朝野服之，谓之冯翼之衣，今呼为直授。”野服之称，首见于《礼记·郊特牲》。把野服与隐逸的形象括结在一起，大约以《晋书·隐逸》中的张忠传为早。“张忠，字巨和，中山人也，永嘉之乱，隐于泰山”，苻坚遣使征之，“及至长安，坚赐以衣冠，辞曰：‘年朽衰落，不堪衣冠，请以野服入觐。’”《晋书》出唐人笔，而沈约《宋书·隐逸》中的戴颙传已经描写了身着野服，洒然有出尘之姿的隐者风神。“戴颙字仲若，谯郡铨人也，父逵，兄勃，并隐遁有高名”，“衡阳王义季镇京口，长史张邵与颙姻通，迎来止黄鹄山，山北有竹林精舍，林涧甚美，颙憩于此涧，义季从之游，颙服其野服，不改常度”。顺便说一句，

戴颙虽为谯县铨人，却是因为“会稽剡县多名山，故世居剡下”，因此也可纳入“浙江故事”。

至于道服，它的基本特征，便如前引郭若虚之语，是“布大袖，周缘以皂，下加襴，前系二长带”，乃宋元绘画常见的形象，只是“道服”之称和它的意义，今人解读这一类图像的时候很少道及。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卷二“野服”一则曰，“朱文公晚年，以野服见客”，并自言缘由，道“其所便者，但取束带足以为礼，解带足以燕居”。作者又述其所见云，“上衣下裳，衣用黄白青皆可，直领，两带结之，缘以皂，如道服，长与膝齐”，又“裳必用黄”云云。若举“浙江故事”中的人物吴兴赵孟頫为例，则他的《自写小像》，所服即为道装，只是此服或被称作“披白衣，扎巾帽”、“着宋装”，道服在图像中的文化内涵，在如此解读之下，不免被消解掉了。

道服之于士人的意义，其实屡屡见诸宋人笔端。如范仲淹《道服赞》，其前小序云：“平海书记许兄制道服，所以清其意而洁其身也”，因赞之曰“道家者流，衣裳楚楚。君子服之，逍遥是与”，云云。“清其意而洁其身”，洵为道服之要义。魏野《上知府赵侍郎二首》之一“公退无余事，逍遥只道装”；王禹偁《道服》“楮冠布褐皂纱巾，曾忝西垣寓直人。此际暂披因假日，如今长着见闲身”；陆游《新制道衣示衣工》“良工刀尺制黄绠，天遣家居乐圣时”，所咏也都是这一番意思。赵孟頫书《赤壁赋》卷所绘苏轼像可为宋人诗句作图解。野服也正是在诗笔和绘笔的长久萦回中成为十分明确的角色认定。赵孟頫《自写小像》对幅有明宋濂题赞，云“珠玉之容，锦绣之胸，乌巾鹤氅，云履霜筇，或容与于沓波水竹之际，或翱翔于玉堂金马之中”，不惟服饰态度形容恰切，于画像主人公的生存方式亦揭橥透彻。这里的“鹤氅”，亦道服别称之一，腰间不束带，便略如氅衣，因从道士之衣的鹤氅借意。所谓“或容与于沓波水竹之际，或翱翔于玉堂金马之中”，也正是士人的共同心态，“野服”，则即这一传统理想的“物化”。

绦环和绦钩的流行肇始于宋。服道服，腰间系绦，讲究者便用绦环或绦钩来括结这一根丝绦。不过既逍遥，既闲适，既所以“清其意而洁其身”，金银自然不宜，两宋绦环与绦钩于是多用玉。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“七宝社”条列举各式“奇宝”，中有“玉绦环”；《夷坚志·补》卷二十一“凤翔道上石”一则说到赵頫之在京师时，“玉工来售绦环”。

绦环适如其名，即是环不是钩。它的佩结方式，见于日本大德寺藏南宋周季常《五百罗汉》中的《僧俗供

养》一幅，图绘身穿道服的一位信士，其腰下系绦，中间用环括结，分垂两边的余绦下缀流苏，应即郭若虚所云“前系二长带”，绦环的质地似可认作白玉（图2）。浙江金华金东区曹宅镇郑刚中墓出土一枚剑环式青白玉环，长6.4、宽4.1、厚0.9厘米（图3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《浙江宋墓·金华南宋郑刚中墓》，图版五〇：1，科学出版社二〇〇九年。今藏金华博物馆，此为参观所见。据同墓出土墓志，郑刚中生于北宋元祐三年，绍兴二年登进士第，授佐文林郎温州军事判官，累官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。因忤秦桧，绍兴十七年罢官，卒于绍兴二十四年。绍兴二十六年追复旧职，十月安葬。《宋史》卷三百七十有传）。以这一枚玉环与画图相对看，可以认为此即玉绦环。那么再来看赵伯澐墓出土丝绦，式样与长度，即绕腰一周，括结绦环之后，前垂二长带，也与画图相合。画图作者原是明州（今宁波）的民间佛画家，《五百罗汉》中的世间情，当也是“本地风光”。

### “一诗”

一首诗，便是北宋贺铸的《玉钩环歌》。选取这首诗，第一是因为作者与浙江的关系。贺铸字方回，号庆湖遗老，卫州共城（今河南辉县）人，祖籍会稽山阴（今浙江绍兴）。他在《庆湖遗老诗集自序》中说道，“庆湖遗老者，越人贺铸方回也”，“吾家特会稽一族”，“铸十五代祖，乃秘书外监之从祖弟，讳知之”。秘书外监，即唐贺知章。第二是作者与宋宗室的关系。贺铸六代祖贺景思的长女许嫁赵匡胤，宋立国后追册皇后，因可

算作皇后族人。贺铸妻为宗室赵克彰女，克彰，太祖、太宗幼弟魏王廷美之重孙，卒赠济国公，谥良恪。第三，贺家五世任武职，贺铸本人解褐授右班殿直，其后监军器库门、监临城酒税等，俱为武弁，至元祐七年，李清臣、苏轼等推荐入朝为承事郎，始入文阶。然而贺铸却是宋代词坛卓然一大家。他的好友程俱说道，“方回少时，侠气盖一座，驰马走狗，饮酒如长鲸；然遇空无有时，俛首北窗下，作牛毛小楷，雌黄不去手，反如寒苦一书生”（《贺方回诗集序》）。这也正是他的特别之处。

《玉钩环歌》诗前小序曰：“诸王孙士泞、澄、源，以苍玉螳螂钩见贖，助饰野服，因以珉玉盘、博山炉、成氏箭、建瓒、龙茶五物并此歌为报。”诗云：“良工得玉蓝溪窟，相璞命形心匠出。螳螂倔彊疑有骨，颈系一环犹莫屈。镜湖老狂厌袍笏，素袂纚纚须此物。价比连城不容乞，王孙辍好人所难，何以报之明月盘。薰炉波面山嶙峋，吾乡美箭鸱鸣翰。闽瓷瓦盃霜毛寒，称是头贡双龙团。聊送公斋增冗长，短歌粗可评珍贖。吾方野装事游放，跼步隳颜曳藜杖，薄暮微吟江汉上。彼渔丈人误相访，谓似三闾大夫样。”诗乃绍圣四年作于江夏，作者时官宝泉监。

王孙赠与贺铸的玉钩并环，即所谓“颈系一环犹莫屈”，是觅取美玉，倩良工仿古式而制。无锡市雪浪乡元延祐七年钱裕墓出土一副玉绦环，可为参照。此钩即螳螂钩式，玉环纹样则是一幅“春水”图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一枚元代螳螂钩，螳首，钩身碾制龙纹，背后桥形钮的方孔内套一玉环，是又一种样式。“以苍玉螳螂钩见贖，助饰野服”，野服的意义，已如前述，

(下转6版) →